

爸爸的沧桑

□黄永玉



中国人叫母亲为妈妈，父亲为爸爸。

外国人的叫法也差不多，甚至有的完全一样。这令人觉得非常奇怪：相隔千山万水，千百年来哪能事先开会约好？

想来想去，其实用不着坐到苹果树底下就能弄清楚：“妈妈”是怪；“爸爸”是拉。

人生最重要的两件事，吃进去，拉出来。头若不顺，就出险象。尊敬的读者自己可以神会。

“妈妈”这两个字跟吃奶的关系；“爸爸”这两个字跟拉把把的关系。其中不存臧否意义。人们遇到危险，疼痛之际只喊：“我的妈呀！”而不从“我的爸！”豪强欺辱人时会令他喊“爹！”不叫喊“妈！”不太像严格的礼教之教。

世上最娇气可爱使性撒娇的小丫头，一旦长大结婚生子，你看她把孩子温柔地拥在怀里，那场面跟圣母玛丽亚有什么两样？世上李逵、鲁智深般鲁莽汉子，看到躺在摇篮里的婴儿，都会轻声细着嗓子跟孩子打招呼。全世界粗汉子不约而同，毋需关照。

这些事，没有历史和社会规矩，是天性。意大利中部有个地方叫做“乌比诺”，一个名叫乔万尼·桑蒂的平凡画家在那里出生。他清楚自己的艺术修养远远超过自己的艺术技能。他并不气馁。一四八三年相当于明孝宗前后。他生了个儿子，取名拉斐尔。乌比诺跟佛罗伦萨、佩鲁贾三个地方恰好像个等边三角形。佩鲁贾有位大画家佩鲁吉诺很敬爱乔万尼·桑蒂佩服，他于是在佩鲁贾找一个地方住下来，在教堂里谋个壁画打杂工作，乘势跟佩鲁吉诺套近乎，成为好朋友。好长好长一段日子，他才开口，向佩鲁吉诺开口，想让十四岁的儿子拉斐尔拜他为师。

佩鲁吉诺一见到这么有教养，有仪态，善良的拉斐尔，马上就答应了：“天啦！他长得多美！”这是见面的第一句话：“哎呀呀！你费了这么大的劲和我来往，原来是为了让儿子跟我做徒弟。其实你当天带他来，我也会马上答应。”

拉斐尔跟佩鲁吉诺做了四年徒弟，到十八岁离开佩鲁贾到佛罗伦萨去。那是一五零一年的事。

佛罗伦萨这时候谁在那里呢？列奥纳多·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

二十五岁的拉斐尔去罗马，帮教皇朱

利利奥二世一直干到一五二零年三十七岁逝世。（相当于明朝嘉靖年间）

乔万尼·桑蒂为了帮儿子找师傅，像间谍特务忍着性子跟人去搭交情，做到这个份上，真是不枉做爸这个称号。

拉斐尔的遗体埋在罗马万神殿第一号神龛里，第二号才是皇帝帝和其他大人物。

几十年前，北京城有位姓王的读书人家，生了一群男女孩子，没有任何靠山地从容简朴过着日子。本人爱好点书法图画，也注意孩子们人格的培养，孩子们都濡染了正正当当的文化教养。我说的这个王家，主人名叫王念堂。我跟王家不熟，也没有过往来，只记得几十年

前这王家的孩子之中的一个得了世界儿童画比赛的优美奖品。那时候，中国美术家协会刚正式进驻帅府园新盖的大厦不久，发奖的那天是由美术家协会展览部负责人郁风大姐主持，那个得奖的儿童名叫王明明，穿着一套齐整的衣冠接受了来自国外的精美纪念奖品。（我当时好像是美协的常务理事分得了一些这类有趣的照片），王念堂先生一辈子专注两件大事：培养、维护孩子群的高尚文化兴趣。保持全家十几口老老小小免受冻饿，并且一心一意地在艰难环境中让明明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画家。

这像个高树上的大鸟窝。十几只老老小小蹲挤在窝里嗷嗷待哺，王先生夫妇来回哺食居然还要考虑孩子们的艺术性和前途。听起来好像是讲笑话，实际上几十年的含辛茹苦，居然做到了。王家的事，讲到这里为止了。

最后讲一讲上海。

我脑子里存有不止上海爸爸们可歌可泣的逸事。有的是亲眼看到的，有的是听来的，有的是电视或报上看来。这里写下的故事未必比上海本地人清楚，我连姓名都忘记了。上海是个音乐密度很高的地方。一位训练儿子拉小提琴的爸爸严格得要命，放一粒捆着小绳子的水果糖在儿子嘴里，另一端绳头紧紧捏在手上。两只耳朵和一双眼睛盯住儿子的手指头和提琴，只要出现一丝丝纰漏，马上抽出水果糖来训斥。

我的天！多少年前的事了！尊敬的小提琴家和尊敬的小提琴家的家人，我向你们两位请安致敬。

想起你们两位，我就觉得人生多么灿烂温暖。

沈阳古松

□刘蕴智

沈阳历史的厚重
要追溯新乐遗址的远古文明
翻看太阳鸟的雕刻
搜寻魏家楼子村千年古城
沈阳历史的厚重
离不开百年的一宫两陵
厚重里尚存鲜活的生命
唯有皇陵里几千棵古松
当初赋予古松的使命
只是守护皇陵
百年沧桑
他已成为沈阳的象征
古松经历了数不清的阴晴
目睹了数不尽的血雨腥风
依然枝叶如盖

傲视苍穹
阅读年轮的漩涡
追逐时光的身影
松涛起伏抒发古之幽情
松枝摇曳唱响时代歌声

牌楼风铃摇故事
神树膝下说神灵
一棵古松一部书
一段历史述文明

千百次游皇陵
千百次谒古松
敬佩他四百岁高龄
赞美他坚韧与神圣

大家V微语

成竹与灵犀

□吴冠中

●处理事情先有方案，可说胸有成竹。这词源于作画，画竹尚未落笔时，便先应胸有成竹，这早已成了画家们的共识。

●胸中之竹是对真竹观察后留下的形象印记。因记住了竹之形象，落笔便是对这记忆中具体形象的抄袭。因之，胸有成竹的情况下诞生的作品，不会太失败，但也不易创造出“超以象外，得其寰中”的杰出作品。

●灵犀应是一种灵感、感觉、感受，难以捉摸，但它却如蠕动的胎儿，令母亲坐卧不安。分娩的母亲不知胎儿是男是女，是肥是瘦，是美是丑。

●当作者感觉到非创作不可之时，缘于心有灵犀，正如母亲分娩缘于胎儿的蠕动。但灵犀比胎儿更难预测，从“感受”转化为“形象”，无论是具象或抽象，这形象完全是一种新样式了。

●这样的创作过程大异于胸有成竹的老规矩。

谈天说地

小美可观

□雪小禅

人说大美无言，其实小美可观。

年龄越长，越喜欢一些细碎动人的东西。

细腻而肥厚的桂花香。奢侈而浪费地铺满了杭州城。一个人站在灵隐寺和西湖边发呆，法云古村的钟声渐渐响起来，一遍又一遍，敲打暮色，也敲打人心。

纤手剥开新橙，苏轼说：“最是橙黄橘绿时。”那心动是初恋，是刚刚懂得喜欢的好，一点点心悸，有纠缠的美。

黄昏里散步的老人。白发一飘一飘，看得惊心。地上落了珊瑚，拾起来插入家中古老的瓦罐中。老物件遇上凋零的树，是彼此的知心相遇。

早晨睡到太阳羞红了脸，拉开窗帘看到春雨霏霏，喜鹊站在窗边叫着，春夜喜雨。

蓬松的头都相当可爱。软丝绸上有昨夜枕痕，紫色水晶碗里吃剩下的提子，提子绿得晶莹剔透——这片刻的静谧，最是难得。

或者午后，在阳光里发呆。什么也不想，只是发呆。太阳明晃晃的，照得眼泪要逼仄出来。秋蝉拼命叫着，最美的秋天，光线呈现出金属的光泽，一轮轮把光阴照得薄了轻了，心里也凉了温暖了。这时候才知道，很多时候你必须学会一个人承担，学会一个人的时候，更能感觉那些细碎的美。

小美可观，在那小花小草小盘子小碗小菜小喜悦小慈悲里。在那草长莺飞里，在那春江绿水里，在那低头刹那，在那离别的瞬间，眼泪横飞起来，又怕人看到，于是，急速地跑……

海外风情录

沙漠之花

□马以鑫

当我站在这块土地上的时候，只觉得高高在上的苍穹是那么辽阔无垠，无边无际的大地在不断往前延伸、延伸。但是，那为数不多的几根直刺云天的立柱，分明显示出这里是一个历史的遗迹。突尼斯的北端，与地中海紧紧相连，眼下就是迦太基古城遗址。简直不敢想象，在这片有六七个足球场大的地方，有当年的教堂留痕，有出土的石棺和墓葬品。东倒西歪的杂物堆放，似乎还原成挖掘后的随意。我最惊讶的是，这里保存得几乎完整的是一个规模宏大的公共浴室。中国留学生导游兴致勃勃地给我们介绍，这里有两边对称的更衣室、温水游泳池、按摩室、冷水室、健身房、几个大游泳池。而不远处，是当年的罗马竞技场——导游卖了关子，说你们猜，竞技场可以容纳多少观众？我们从三千五千到一万两万胡乱说，导游做出一个神秘的表情，嗨，你们大概难以想象，可以容纳四万人哪！

很快，我们来到著名的蓝白小镇。刚一走近，只觉得蓝白两种颜色扑面而来：蓝色的屋顶、门和窗，白色的墙。整个的蓝白两种颜色，是那么协调、那么宁静、又那么抓人眼球，只觉得天地间就是蓝色和白色在主宰。

走着走着，突然，一个并不显眼的地摊边上一块小纸板抓住了我的视线，那是写着歪歪扭扭的四个汉字：沙漠之花。我曾经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腾格里沙漠和柴达木盆地沙漠听说过有沙漠之花，那是怪柳、罗布麻、肉苁蓉和沙拐枣开出的花。但只是听说，还从未见过。我一直期待着，什么时候能见到真正的沙漠之花，因为难以想象，在赤日炎炎、干旱炽热的沙漠中，竟然有花开出。谁料，现在我见到了沙漠之花！

那犹如扑克牌大小的一块底板，上面是一朵比乒乓球还小的花朵，颜色暗淡、有些

深蓝有些紫，明显是已经枯萎的模样——但即使这样，我还是十分喜欢。我用蹩脚的英语和摊主比画，只是想知道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摊主大概理解了我的意思，只是露出不屑的神色，意思免谈。我问价，摊主从身穿黑色长袍中掏出一块小纸板，上面又是歪歪扭扭的汉字：10欧，后面还跟着令人发笑的三个字：不还价。我犹豫了，沙漠之花真是我一直想见的东西，现在邂逅，而且可以买下，那真是幸事，但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我犹疑着，摊主还是不屑的神情。突然，我觉得现在枯萎的模样，反而证明它是真的。摊主拿出一只小纸盒，把花放了进去，然后递给我。

百度上说，有一种依米花生长在非洲荒漠地带，默默无闻，很少有人注意它，甚至以为它只是一种草。但是，它会在某个清晨绽放出美丽的花朵，那是无比绚丽的花朵。百度说，一株依米花往往需要七年的时间在干燥的沙漠里寻找水源，然后一点一点集聚养分，在完成蓄蕾所需要全部养分后，它开花了。简直难以想象，在茫茫沙漠中，在几乎没有任何水分的地方，就有这样的花，凭着顽强而执着地奋发努力，终于跃然一现。短短几行字，读得我怦然心跳、久久不能平静。

从突尼斯带回来的沙漠之花，我恭敬地放进了家里的玻璃柜。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总值班：于林妹
一版编辑：赫巍利
一版美编：冯漫
图编：王泰舒

零售
专供报